

张天翼文集

ZHANGTIANYI
WENJI

短篇小说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1

張天翼文集

第一卷



责任编辑：李济生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张天翼文集

第一卷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7.75 插页 精7 平4 字数 365,000
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000册(内精装2,500册)

书号：10078·3284 定价：精3.50元 平2.15元

DD 28/14

编 者 的 话

(一)本文集收入作者自1922年至1982年六十年来的主要文学著作。按体裁共分十卷:

第一至四卷: 短篇小说

第五、六卷: 长篇小说

第七、八卷: 儿童文学、童话、寓言

第九、十卷: 文艺评论及其它论著

末附:《张天翼著作(1922—1982)目录》

(二)收入文集集中的作品按体裁先集著后单篇,并各依初版时序编排。凡中、短篇小说过去结集出版的仍保持原来的集名、篇目和编次。作品一律收自最先编成的集内。续出的自选集中有重复者仅存目。

(三)本文集采用的版本是:凡经作者自己修订过的篇章一律据修改本校印。其它未经修改的采用最初版本。

除原版排印的错漏或经作者授意改动的个别文字外,尽量保持原著面貌,一般不作改动。

(四)作者原注全部保留,并在注前标明“原注”字样。此外为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义,由编者适当加以注释。各集、篇的出版情况注于各集名页背面、篇的篇末。

沈承宽

一九八三年七月

第一卷说明

本卷收入短篇小说集四种，按初版先后编次。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《从空虚到充实》 | 1931年1月初版 |
| 《小彼得》 | 1931年12月初版 |
| 《蜜蜂》 | 1933年5月初版 |
| 《反攻》 | 1934年5月初版 |

第一卷目录

从空虚到充实	1
--------------	---

三天半的梦	3
-------------	---

报复	17
----------	----

荆野先生(原名: 从空虚到充实)	35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搬家后	74
-----------	----

三太爷与桂生	88
--------------	----

三弟兄	97
-----------	----

小彼得	113
-----------	-----

小彼得	115
-----------	-----

皮带	128
----------	-----

二十一个	147
------------	-----

稀松的恋爱故事	161
---------------	-----

面包线	175
-----------	-----

找寻刺激的人	198
--------------	-----

猪肠子的悲哀	222
--------------	-----

蜜蜂 235

自题 237

路 239

宿命论与算命论 252

最后列车 280

梦 298

仇恨 311

和尚大队长 335

蜜蜂 360

反攻 395

成业恒 397

反攻 428

脊背与奶子 485

丰年 512

一件寻常事 532

从空虚到充实

上海联合书店

1931 年 1 月 5 日初版

三天半的梦

韦：

现在车子不知到了一个什么鸟站，停那么久。（我便趁此机会写几句话给你。）一个人坐在车中是比看所谓“爱情影片”还无聊的。周围的黄色面孔，和黄色之外还混了些杂色的面孔，造成了一个可憎的环境。坐在对面的先生，他有时也许会很长地嘘口气的，那口气毫不客气地直喷在你脸上，首当其冲的鼻子，便可以领略到一种窘人的味。但他若是闭紧了嘴呼吸，那你倒可以轻松点，不比在京奉路上，即使他闭了嘴呼吸也会有大葱味儿送过来：这却要谢谢老天爷的。

坐在斜对面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，一个髻直拖到了背上，一面抽着“哈德门”，一面对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男子演说，高声地。她的声浪盖过了一切，连“喂，五香茶蛋”都大为减色了；口音是，我的天，一口杭州话！

杭州话，我和它别了又快两个年头了。虽然我那两位老人当杭州作故乡，而我又差不多是在杭州长大的，但我老是憎厌着杭州话，和憎厌杭州这地方一样。杭州确乎可憎，不知道你对它如何，我想，你也应当拿所有的憎厌加在它上面的。

“我不怎么觉得杭州讨厌，”记得你说过。“你的厌弃杭

州，或者是因为你的家是在杭州之故吧。”

这话不能说它对，也不能说它不对。人们往往不高兴自己的家，因而连“打公馆”的地方都觉得可憎。……

谢谢老天爷，开车了：坐在车上，停车比开车时更无聊。

打住，因为震动得我不能再写。可是那位杭州太太还在演说，只不过声音已被机声扰乱得只剩一半了。

如今到了K县。

妈的，真无聊。买来的一份《申报》，连广告都看完，直看到了“诸君阅报至此请虔诵南无^①阿……”。我很懊悔我不曾带几本书来。

开车到如今足足抽了二十多支烟卷，纷乱的思想也和烟一样地弥漫着。杭州太太的演说词老没有完，她或者是想将一辈子要说的话全并在今儿说完吧。

一路的景色依然是我离杭州时的景色：一样的好天气，天空中缀满着各式各样的浮云，一样是地面上铺着黄叶衰草，天地都象一件补钉很多的衣；气候是一样的季节，人是一样的心境，所差者只是，一个去，一个来。

我想我这时的情形，和那年你从北京回河南去的时候一定很相象：脑里都是充满着可怜的两位老人的印象。只是，你那时是满脸的悲哀，我现在是心里空洞，好象这回的来看老人只是命运的摆布，不是自己的主意，虽然是我到了S埠的第二天便打算就近到杭州去一趟的。

① 南无，梵语，音那摩(ná mó)，加在佛、菩萨名或经典题名之前，表示对佛、法的尊敬。

而且还有一种心理，是怕：我的抽烟卷，和喝过分的酒，和干了许多其他的家里所不高兴的事，（什么事，你当然知道的，）我那爹娘是已略有所闻了。并不是怕责备，虽然象我爹那么的躁脾气，可是他不会，甚或不敢说我一言半句，他待我客气得和一个朋友一样：一半是因为儿子大了，管不着，那一半却因为他儿子一向就吃住他——吃住。娘呢，她是个柔弱的羔羊，但她却会背着父亲，涕泣太息着劝我的：伙计，我怕的就是这个。

可是我那两位老人毕竟是可怜透了。他们是拚命地在爱着他们儿子，他们将所有的体贴和爱抚，全用到儿子身上去，一面，又在痛苦和贫穷中挣扎着。至于儿子，儿子是，似乎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度着这样的生活。前年他从北京回来，才住上一个多月点，家里的生活几乎使他厌弃得发狂，他便毫不客气地借故要到X都去。父亲心里在愤怒，但他不发出来，临走的一天，这位老人家还陪他到车站。娘也许哭过了，不过他未瞧见。

“长了翅膀就想飞。”这位老太太苦笑着说。

（到X都居然找到了一个饭碗，居然能够接济老人，是当时做梦都想不到的事。）

一面我厌弃着我的家，同时我觉得我应当为人道之故而使他们过一点象人的生活，不说舒服。F君——就是有一次和你在西斋小卖处抢位子的——那样的态度我不赞成：何必因为他们惟其是父母，要仇视他们呢。而象你那样接到一封较紧张的信，便让重大的悲哀抓住你，因为是在一个女同学面前，才将要滴的泪极力忍住，我也不会有的，我是对任何事件

不曾淌过什么泪水。

车动了。……

笕桥。再十几分钟便可以到杭州。杭州太太在伸懒腰了。

这封信算写完了罢，“且听下回分解”。

十月二十

现在我家住的那屋子我还不曾见过。一进了家门，只看见堂屋里的陌生的陈设，我疑心走错了。

再进两步——

父亲。

看见父亲了，他在看小说。

“爹！”

“啊！”这位老人家跳了起来。悲哀，快乐，烦恼，欢喜，所有的感情都一齐并在脸上。他显然感动得一句话说不出，他只发出一个简单的感叹词。

他的胡子白了许多，可是脸上的皱纹并未增加。我下意识地笑着，我感到抱歉了。

爹张开两臂，我们抱了起来。

在抱的当中，他喊母亲：

“素，来看看，来了谁。”

母亲当然是照了她近十年来的习惯：因为背疼，坐不住，得常在床上躺躺的。

“我知道。我连鞋子都穿不及了。”

出了父亲的怀抱，我到母亲房里，母亲坐在床上。父亲也随着走了进来。

“爹妈还是一样地康健，一样地康健。爹的‘气色’还显得好了些。”

“真的么，”爹无意识地而又得意地。

其实，娘的灰白的头虽未加白，而脸上却似乎显得很憔悴。

这位老太太象看一个新奇的东西似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我。她脸上是喜悦的微笑，但除此之外，当然是还有别的表情的，这表情，我就说不出是什么，勉强要说，或者战败者忽然得了胜利者的同情时，那败者的表情，也许象这个，但也不怎样象吧。

“似乎又长了些哩，”她说。

“还有得长么，二十几岁了？”

“但还是不改孩子气，”父亲插嘴，“还是抱，还是亲嘴。”

母亲听了这句话，甜蜜地微笑着。拥抱和亲嘴，我是和他们干到了十几岁，父亲说过“看你大了还这样亲不”的话，可是现在虽成“大人”，“长了翅膀”，还是一样。这些举动在我是成了习惯，并不是故作，不是想到这样做了可以安慰我那可怜的老人，只是一看见便下意识地抱了起来。然而他们对于这个是很受用的。

“你为什么不在事先写个信来呢？”爹说。

“我的来是很匆促的。本来是为了一点小事，到了S埠，那是礼拜日。到昨天就弄完了，看看还有空，便在今早上车。”

为了点什么小事，当然是无述说的必要了。

“那你还没有吃饭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要吃什么呢，面还是饭？”母亲问。

“饭大概还有吧。”

“那就吃饭罢。”

“你要什么菜？”

“那你请了几天假了？”父亲又问。

“随便什么菜罢。请假？是的，请了一个礼拜。”

“那可以在家里玩四天，连今天。”

“李妈，少爷还没有吃饭，拿点开水泡饭，剥两个糟蛋罢，再买……。”

仍然是那个老李妈，一辈子不开口而又忠实的李妈。她好象看见“少爷”的回来也觉得高兴似地。

所有的家具，半是我的故旧，我觉得我在X都的一年多，似乎只是一个梦。

于是我们开始谈“闲话”了。X都是我们从前住过的，父亲便很关切地问我近年X都的情况。我们又谈到在X都的所谓亲戚和同乡和朋友，谈到X都的气候和人物，谈到房子，谈到李妈，谈到……，差不多将所能搜集的琐碎事物全都谈到了。从到家直到我吃完饭，话还是源源不断地想了出来。母亲告诉我，家里的那只黑猫生了三个小的，我们将两个送给了彭家，大猫在上个月不知怎地不见了，如今只有一个小黄猫，黑猫的小姐。她又告诉我，姑母来杭州的时候，有一回上洋车没有上好，摔了一交，幸而不曾伤了什么。她还问我身上这套学

生装做了几个钱。最后，父亲说，湖南来信，七叔快过六十岁，希望我能回去一趟。

“唔，我对湖南是不大有感情的。”我说。

这所屋子的每间房，经了母亲的布置，都很洁净而整齐，但是厢房，却安不上这类的形容词。厢房虽斩齐地放着箱子，地上却陈列了无数的“仆坛”；还有是白兰地的瓶子，其余的酒瓶都给李妈了，母亲说白兰地的瓶子是很好的，所以整打的让它们站在箱架子下面。

“反正是厢房，所以烂东烂西全堆在这里了。”娘解释着。

“这自然不打紧，”我说。“其余都摆设得好极了，要是X都人见了，还当是大阔人住的哩。……厨房里还挂了这些腊肉腊鱼。”

“是洪璧送的。洪璧才可怜哩，她上个月……。”

不知什么时候父亲不在房里了。

“爹呢？”

“没有出去吧，不知帽子可在家。”

我和母亲又谈着许多话。我和两位老人的谈话，自己疑着似乎是在敷衍他们：我在X都刚跑进那鸟中学，所谓同事们的面孔都令人难堪，后来由难堪的面孔渐渐变成了熟面孔，近来似乎和他们谈得上了，所谓谈，自然是敷衍，所以我想我如今许在下意识地敷衍着他们吧。但这是不相干的，管他儿子是真，是面子，只要做爹娘的实际上能得到点儿类乎安慰似的东西，便得了。

母亲忽然问我为什么不写信。

我说有时实在是忙，有时觉得无话可写。

“但是常寄信来，家里也好放心，”她和平地。“有时爹爹发脾气，说你不写信，叫人提心吊胆的。我说‘他一定没有什么事故，有什么事他倒要写信来了’。”

她只说信的事，不曾提到钱，提起钱我也许要脸红的。平均算来两三月寄一次，每次最多八十元。他们是怎样维持下去的，我简直不曾想到要问一声。他们给我的信，永远不曾问我要过钱，有几次，父亲信上说：母亲是神经衰弱，见家里钱快用完，一急，便泻肚了，我便筹点钱寄去。

这回我挑战地说：

“钱呢，我钱寄得少，爹爹也发脾气不？”

“倒不。只是姑母那次到杭州来，问你可常寄钱回来。我说，自己赚的，他自己不用几个，还有什么乐趣呢。”

我似乎感到内疚：我的生活是比他们好得多了。但我解释着：

“学校里老不按时发薪，今天十块明天五块地发，叫人不好预算，零钱是到手就花去的，所以就无从寄。并且还做了几件衣。”

“这自然难怪的，”她道。“我是只怕你看见家里要钱，又筹不着，因此着急，所以从不问你要钱。”

“家里每月大概有多少用度？”

“拼命地省，五十块钱够了。”

“我没有寄钱的一向呢？”

“借是还借得动的。有几回人家请爹写对子，送个十来块钱，但他的钱总是买了书了。这一向……。”

父亲回来了。